

「文学天地」

初吻莫斯科

张善勇

哈尔滨工业大学 航天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本文是作者 2009 年赴莫斯科参加学术会议的随笔, 记录了一系列见闻与感受。文章叙述了从抵达莫斯科、遭遇交通堵塞, 到在郊外度假村参会的过程, 描写了信用卡被提款机吞卡、多方周折才取回的曲折经历。此外, 作者还提及莫斯科警察随时查验护照、服务人员态度不佳等现象, 并与童年时对苏联的想象形成对比。文末以参观克里姆林宫、红场等行程作结, 表达了对莫斯科复杂的情感——既有夙愿达成的欣慰, 也有现实与理想落差的感叹。全文语言生动, 于细节中透露出文化差异与时代印记。

关键词: 苏联记忆; 莫斯科印象; 文化差异; 时代印记

中图分类号: I267



图 1. “初吻莫斯科”张善勇题词

一、引子

应第十九届离子与表面交互作用国际会议邀请, 我前往莫斯科做了一个学术报告。莫斯科, 对我来说, 是一个遥远而令人神往的地方! 或许可以这么说,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前苏联飘扬国际的红旗下长大的。因此, 克里姆林宫, 红场, 列宁, 莫斯科和共

产主义几乎是同义语。去莫斯科看看是我们这一代许多人多年的夙愿。2007 年, 这个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就邀请过我, 本来是要赴会的, 但临时有事, 未能成行。2008 年大会副主席再次诚恳邀请, 希望 2009 年能成行。我也十分努力, 事事早做安排, 2009 年终于成行了。同学会秘书长下过任务, 让我周游列国时, 写点什么, 比

较一下各国之间的文化异同, 为同学网添点话题。所以, 利用会议空档, 记下一些见闻, 算作随笔吧。大学同学, 好像还有没来过俄国的。出发前在同学网上发了一个帖子, 问有没有什么见教, 结果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此行也算是投石问路吧, 给同学们留点参考。

二、早安, 莫斯科!

零九年八月二十号早上, 莫斯科时间 8 点 50 分, 新加坡航空 SQ62 波音 777 提前 20 分钟在莫斯科德莫地莫沃 (Domodedovo) 国际机场降落。从新加坡到莫斯科, 飞行时间是 11 小时,

通讯作者: 张善勇 邮箱: Samzhang@hit.edu.cn

收稿日期: 2025-11-02 录用日期: 2025-11-06

DOI: <https://doi.org/10.58244/sha.263518>

不长，也不短。但是要命的是起飞时间是半夜两点二十分！一路辛苦可想而知。飞机上是很难真正睡着的，小睡一会儿后，我就干脆干活了—还好新航的新飞机紧跟潮流，每个人的座位扶手上都配备了电源插口，不担心手提电脑电池问题。（目前手提电脑新电池充一次大概也就是用三小时）。

这趟飞机是续程去美国休斯敦的，多数是美国人，所以真正出站的少，过海关非常顺利，没有排长队。其实，根本就没有队，到了就过。

出了海关，步入机场大厅，我正在东张西望寻找接我的人，就见有个六十开外的老者满头银发，拿着“Professor Sam Zhang”的牌子，向我走来。很明显，我一出大门，他就看见我了。他说他叫尼克，莫斯科工程物理研究所的。看来我这是VIP待遇哦，有人专程专车来接。

出了机场，回头看看，机场不大。没有想象中那样气派，不管怎么样，莫斯科，我来了。Good morning, Moscow！我心里蹦出这么一句。

三、驰骋在茂密的森林中、广阔的原野上

上了尼克的车，我们开始向兹韦尼哥罗德（Zvenigorod）进发。尼克会一点英语，我俩虽然多数时间是鸡对鸭讲，连猜带蒙，也算可以沟通。我问他咱们得开多长时间？回答说“three O'clock”（3点钟）。自然我知道他是说三个钟头。不过，三小时可是

出乎我的意料。

一路上风景倒是不错。机场在莫斯科郊外，一路好像是在森林中行进。有时也路过一些散落在广阔原野上的俄罗斯小村庄。路面比较破旧，虽然还是柏油路面，但路肩就很简陋了，没有柏油，也没有栏杆。路旁树林参天，一会儿是白杨林，一会儿是雪松林。那白杨林让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好像是这个片名，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红军战士在一片白杨树林狙击德国士兵的故事。最后全部壮烈殉国。我正在追忆那片子的故事细节，车停了，前面是一大排车龙。尼克说，这是常事，The Famous Russian Proka！尼克如是说。我猜是“著名的俄罗斯交通大堵塞”，令人头疼的事。果不其然，过了这段，一会儿又来一段，一会儿又来一段。令人讨厌。

可能是气候因素，尼克说他的车三年前才买的，可看上去比新加坡开了十年的车还旧。也难怪，这儿的车经历严冬的考验呀！俄罗斯本地产，说了名字我也没记住。还有一股浓烈的汽油味，很不舒服。

走走停停，终于，尼克方向一转，我们离开了干道，开进了一条森林小道。谢天谢地，我知道，我们终于到了。尼克说需要“3点钟”，结果呢，我们九点半从机场上路，现在已经是下午一点半。我说，尼克，咱们可用整整“4点钟”呢。

我们在森林小道上开了一会儿，

来到一个铁栅栏大门前。旁边有一块牌子，当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我以为是研究所的名字。问尼克说，这里是你们工程物理所吗？他说不是，是旅馆。看门人四十来岁，给我们开门。进门后，又开了一会儿才停了车。尼克说，到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俄国科学院的度假村。这个会是俄国科学院主办的，每两年一次，这次是第十九届，三十八年了，每届都在这里。这里环境一流。六层红砖楼的别墅型旅馆坐落在绿树的怀抱之中。树高都在五、六楼以上。早上起来溜达出去，皮鞋，牛仔裤，衬衫加夹克衫，凉风悠悠，在外时间长点感觉上还真有点冷飕飕的。穿过一小片树林，前面一片开阔，小坡下，一条小河蜿蜒而来，又蜿蜒而去，绿不见底。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到哪儿去。没有人可问。只有一个老头，光着脚疾走，是度假村的其他旅客，晨练的。问也白问，整个的鸡对鸭讲。整个大会，中国人就三个，一个来自大连，德国回来的。一个来自北京，日本京都大学回来的。再加上我自己。他们和我一样，来俄罗斯也是头一次。

大门口那块牌子，没明白写的是什么，我还是耿耿于怀。后来，出来散步，正好来了我的老朋友、英国教授John，他会一点俄语，问他这牌子上写的什么。说出来真让我啼笑皆非：这是一个告示，说的是“车停在门外，路边，不收费；进门得收停车费”。

四、美元、欧元、卢布



图2. 莫斯科郊外 (作者提供)



图3. 俄国科学院度假村 (作者提供)

通常我出门是不带多少现金的。现代人不都是这样吗？一张信用卡，走遍全世界。没想到的是这个全世界不包括俄罗斯。我很庆幸我的仔细——每次出国，包里总有应急钱包，虽然不多，但应急是绰绰有余的。里面什么钱都有，美元，欧元，人民币，港币，澳元……就是没有卢布。临行前，叫太太去给我换一点卢布，图个方便。没曾想新加坡的钱币兑换不包含卢布。机场兑换处也没有卢布。其实我也没有太在意，俄罗斯，哪有那么多人去呀，从钱币兑换商的角度来讲，不做卢布生意是对的。在哈尔滨时，好像听说人民币在俄罗斯可以直接使用，我兜里可能有一两万人民币。而且还有其他外币应急钱包呢。不换就不换吧。

到了报道处我就后悔了，人家不收信用卡。一律现金交易！卢布，美元和欧元，只这三种币。人民币，港元，澳元……在银行都不给换。看看我的应急钱包，有美元，不到六百，有欧元，一百多点。一般应急是当然绰绰有余啦，可是交会议注册费，旅馆

费，加起来就不够啦。怎么办？

五、提款机“吃掉了”我的信用卡！

现金不够没关系，现在可是二十一世纪，现代着呢，上提款机提就是了嘛，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事，十几年前去美国开会时我就试过。不是需要钱，就是想试试看，新加坡的信用卡能不能在美国的提款机上取出美元来。结果当然是肯定的，取出本来不需要的十美金，花了5美金的“试验费”。问会议主持人，答案是肯定的，这儿不仅可以取卢布，还可以直接取出美元，甚至欧元！这会儿想起当年的试验，虽然是花五美元取十美元，还是觉得值。你看，这难得的经验，现在不是马上就派上用场了吗？我心里如此想着，更觉着值了。

兹韦尼哥罗德市，仅有14000人，但银行倒有好几家。离我们开会的度假村只十分钟车程便有一家。像我这样缺现金的并不是唯一一个。会务人员专门安排了一辆巴士，嘿，好家伙，

一共11人！Alexey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由他带队，就几分钟，转几个弯就到了。第一家银行，提款机坏了。Alexey说我们到下一家吧。几步之遥，就到了下一家。Credit Europe。好，操作正常。开始吧。谁先来？我来吧。这种事我干过呀。十几年前在美国不就实验过了吗。卡放进去，语言有俄语和英语供选择。英语，我按下选择。

密码正确，请选择服务项目；
现金提款；
币种（卢布或美元）；
卢布（至此，一切正常）；
数量（三万）；
Incorrect amount.
卡被退出一半。这下问题来了。什么叫做数目不对？我重新输入一遍三万，卡又进去了。
“Incorrect amount”。卡又被退出一半。
“Continue？”我心想，当然要继续啦，就按下了“yes”。
卡又进去了。
“The card is captured, please see bank staff.”

妈呀，我的老天，它把我的信用卡给吃了！

还好这提款机就在银行里面。我赶紧转向银行服务员，给他们说“my card is taken by the machine”。没有一人会英语！我们这一帮人，没有一个会一句俄语的。这时 Alexey 正好进来。救星来了。这时，我就感觉他就是我的救星，唯一的救星。从小学开始就学习毛主席、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读得很顺，说得很溜，可对“救星”一词的体会从来没有这么深。这时，就在那一霎那间，我似乎体会到了救星的含义。

我跟 Alexey 说明了事情经过，他去跟银行人员讲了事情的原委。然后，让我填一份报告。护照给他们，复印了几份，又是盖章，又是画押。我满以为事情一会儿就能得到解决。没想到 Alexey 给那位女经理的交涉声音越来越大，热度越来越高，显然，Alexey 很生气。原来，银行说他们无能为力，要通报莫斯科总行，由他们派人来专人处理。别人不可以打开提款机。这我们也可以理解。可问题是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后天是周末，银行不上班！而现在已经下午三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Alexey 跟那位女经理一会儿又吵，一会儿又打电话，我们一帮人只能干瞪眼，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进展。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结果。

再一个小时过去了。终于，结果来了：莫斯科总部明天派人来开机。

拿出来后，得送到莫斯科。下周一我再去莫斯科取。

但问题又来了：我的讲演是周一下午三点半，上午去莫斯科三点半恐怕赶不回来。记得吗，我来时从莫斯科机场单程可就花了整整四个小时呐！

六、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吹，飒飒响……”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这一代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多少个山城的夜晚，我和“我的心上人”漫步在柏子桥上，哼着“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想象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诗如画，不饮也醉。那么令人神往，令人陶醉。

刚才漫步回来，在真正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莫斯科河畔。前面提到的小河，叫莫斯科河，从西边丛林中来，蜿蜒曲折，往东，到莫斯科去，然后汇入伏尔加河。在这一段，河面

很窄，宽的地方有 50 来公尺，窄的地方 20, 30 公尺。八月的莫斯科郊外，傍晚已经很冷。夹克衫不大管用。（太太给我准备的皮夹克，我给大连的刘教授穿了，这老兄连衬衫都没带长袖的！要不碰上我，他就惨了。）莫斯科郊外八月的傍晚都这么冷，深夜不更冷？只有风儿吹，飒飒响……，的确。

散步回来，开始“斗地主”。北京的薛教授，大连的刘教授，加上新加坡的张教授，三教授鼎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斗地主”，别有一番景致。还好有三个中国人，少一个就“斗”不起来了。

这副扑克牌可来之不易。刘教授下午就张罗着晚上要玩扑克。我说那你带来了扑克吗？他说没有。但也许可以买到。结果，他还真去找了人，用俄文在一张纸上写下：“我要买扑克，54 张的那种”。然后，我们俩就出发了。目的地：Zvenigord，就是昨天我们开车去的那个兹城小镇。说那儿准



图 4. “吃掉”信用卡的银行（作者提供）

有。十五卢布（大约人民币三块钱）。

凭着昨天坐车的记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兹镇。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远，只花了二十分钟就到了。但是，那儿有卖的呢？书店，没有。超市，也没有。俄罗斯售货员的态度忒恶劣，这和那美丽的莫斯科郊外，宽阔的伏尔加河的印象是多么的不协调。

后来我们改变了策略，找年轻人，找学生模样的问。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嘛！果然这一招凑效。几经周折，最后终于在一家超市找到了一副扑克。多少钱？小姐不说话，在计算器上按出“90”。不是说15卢布吗，怎么变90了？她也听不懂，咱们也说不清。90就90吧，还不到20元人民币。这么辛苦才找到，怎能不买呢。我的信用卡被提款机吃了，还没取出来呢。刘教授打开钱包，只70卢布。去提款机取，可是中国的银联卡，莫斯科的提款机不认识。看来它们还没学汉语。没招儿了，70就70吧。

这副来之不易的扑克，真给我们仨带来一个晚上的乐趣。有一局，刘教授当“地主”，四个6“炸”了薛教授的一条龙。四个同数牌是“炸弹”。“炸”了分数可是要加倍的。这时，刘教授手里还剩四个2，一个10，一个A。四个2是仅次于一对“王”的顶级炸弹。再炸一次，就是在翻番的基础上再翻番，那就是翻四番。因此，他打出10，手剩一张。回手四个2，第二炸。天衣无缝吧？看给他得乐的，喜形于色，手舞足蹈！我说慢！说时迟，那时快，手起脚出，一对“王”！

氢弹炸掉原子弹！他剩最后一张A没有打得出来。我一对3，打给薛教授，接下来全部是对子，走人啦！半晌，刘教授才回过神来，“哎呀，四个6炸了后，我怎么不出四带二走了呢？”三炸八翻呢，精彩吧？

难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七、“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是《列宁在一九一八》电影里的一句经典台词。说明面包对于俄国人之重要。要在中国，一定地说，“米饭，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以前真还没有这样的体会。原来，俄国人的饮食，一顿也离不开面包！早饭，面包；午饭，面包；晚饭，还是面包！当然，不光是面包。早饭会再给一小碗麦片粥，或者大米粥，和牛奶一起煮的。又咸又甜。中饭，晚饭，加一片鱼，或者鸡肉什么的。不够吗？面包管饱。

这个星期下来我吃的面包可能会是我前半辈子已吃面包的总和。可能后半辈子再也不想吃面包了。

还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莫斯科给咖啡，备糖不备奶。要也没有。据说，这是历史的原因，莫斯科不产牛奶。牛奶从乌克兰进口，因而很精贵。这么精贵的东西，放在咖啡里，不是太浪费么？大概这就造就了莫斯科咖啡不加牛奶的习惯。

八、Wow, Kremlin, 克里姆林宫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不可能对克里姆林宫没有感觉。从小耳濡，自然渴望目染。终于，克里姆林宫，我来了！

二十三日星期天下午，会议组织了一个克里姆林宫参观团，租了一辆大巴，上海产的，再加几辆小车，一行三四十人，向莫斯科市中心进发。因为是周日，下午一点半出发，没太多车进城，所以一路上十分顺利，没有堵车。刚进城，开始堵了，我们就换乘地铁，确保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克里姆林宫。车开动了，速度很快。我看看地铁的线路图。站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俄语）！字母都不认识，怎么认路呢？看来没有向导，自助到俄罗斯旅游，难度不会小。我们有人带着，当然没有问题。几十个人一行，难免会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走丢一个人，麻烦就大了。街上问路，很少能找着讲英语的。所以，带队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细，每人发一张纸，讲明万一走丢了在哪儿等，打什么电话，等等。我们坐到终点站，是克里姆林宫站。地铁终点站出站就到了克里姆林宫大门。总共才花一个多小时，还包括中间刚出发就在路边等一位掉队的印度教授花去的半小时；说好了一点半集合，这位仁兄一点半过了才姗姗来迟。大家都很守时。不到一点半，人都到了。一点半准时上车。一点三十五，车就出发，把他给落下了。

结果，会议组织者打电话给车上领队，让我们在路边等，他们开车送到我们的大巴上（这显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在美国，新加坡，你自己晚了，掉队就别去啦，谁管你！）。可是，让这么多人在车上等半小时，这家伙上车后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兹镇离莫斯科市中心其实仅仅四十多公里而已！刚来那天，尼克却开了整整四个小时！莫斯科的交通堵塞，可见一斑。难怪尼克说“*The Famous Russian Proka*”！

克里姆林宫参观门票听说是300卢布（大致60多元人民币）。这门票好像比故宫的门票费便宜很多。我们是统一买票，和交通费一起包在了会费中。甚至还请来专职的克里姆林宫导游，非常专业。这是社会主义的优势。在美国、新加坡，这种好事是不会发生的。组织旅游是有的，但一切自费。在中国开会，会议包三餐，组织免费旅游。俄罗斯是共产主义的摇篮，社会主义的老大，自然更是这样啦。美国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情形就大相径庭了。国际会议是不管饭

的，午餐也不管，自己买。多数会议，咖啡还是供应的。也有抠门抠到家的，诸如 *materials solution*，你今天上午的讲演，那么你上午可以有咖啡，下午就没了，以后也没了，喝白水吧。新加坡介于中西之间，地理位置是这样，生活方式、处事方式也是这样（甚至厕所也介于东西之间：新加坡的公共厕所主要是坐式但蹲式必有）。在新加坡开国际会议，有会间小憩咖啡，小吃，包午餐。其他一切自理。你住什么旅馆，哪个档次，那是你自己的事。与会议无关。在俄国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来俄。这次会议，住房费和会议报名费一起交，会议期间的三餐费用也在里边。所以吃饭没有选择。给什么就吃什么。想单独买也没有。社会主义嘛，人人平等。在莫斯科城里情况就大不一样。红场边上有一个特大的购物中心，与克里姆林宫遥遥相对，中间就是叫“红场”的广场，阅兵什么的，就在那里进行。那里有比萨饼，麦当劳。一片比萨饼50（八分之一）卢布，啤酒大杯的，110卢布，500 ml。我一口气喝它个两

杯，爽。出城等我们大巴的时候，发现车站有卖的，500 ml的，一听28卢布。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10听，晚上“斗地主”。

我们的领队 Dmitry 英语很好，做翻译。克里姆林宫的游览很到位。里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游客只能走指定路线，不可以随意横穿马路。这儿的岗、哨至少是三人以上。在街上也是。没有一人一哨的。巡逻的，常常是五人，六人一队。没看见过一个警察执行公务的。克里姆林宫里面有很多教堂，一个挨着一个。很特别。顶上镀金，金光闪闪。教堂里面不让照相，不让录像。

最大那个教堂，里面还保存了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俄国皇帝皇后大典的坐轿。当初，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都是在这里办公的。克里姆林宫对游客开放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那些教堂，那些文物，经历了那么多代“共产主义”的“洗礼”，居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了。看来，中国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以及“破四旧，立四新”等等，



图5. 克里姆林宫尼古拉塔楼（作者提供）



图6. 圣母领报大教堂（作者提供）



图7. 俄罗斯莫斯科红场 (作者提供)

是中国自己创造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发展”。

从克里姆林宫出来，沿着红色砖墙往前走，沿墙右拐，就到了红场。拐角处的高大古建筑是历史博物馆。再往前，在红墙中段，有一个大理石的类似金字塔形的建筑，那就是列宁纪念馆。列宁纪念馆对公众开放。没有给我们安排。过了列宁纪念馆再往前走，矗立在红场另一端头的是教堂。红场给人的感觉，并不像想象那么宏伟。也不宽大。就是克里姆林宫和那个大购物中心之间的一条街而已，只是街面宽了一些。和天安门广场没法比。

九、信用卡终于回到了我的钱包

今天是星期一，我得去取回我的信用卡了。上周五下午，我的信用卡被提款机吃掉以后，在银行折腾了几个小时，一无所获。最后结论是：我写

委托书，周一由兹镇银行的职员替我去莫斯科总行取卡。回来后电话通知我去兹镇银行取。我的电话是新加坡的漫游，他们要拨国际长途才能到我的手机，当然得留 Alexey 的本地手机。

天不作美，下起了大雨。可是，Alexey 哪儿去了呢？电话来了么？怎么就老没动静呢？中午 12 点找到 Alexey，说没接到电话。午饭后，实在坐不住了。找到了尼克。两点钟，我和尼克驱车前往。银行说，三点来吧。下午三点半到四点该我讲演呢，没办法，先回吧，四点讲完再来正好。四点十分，我们再次来到银行。银行说，四点半吧。等到四点半，银行说，还在路上。长话短说，最后，终于来了。谢天谢地！接卡在手，看看表，下午 5 点整。

回头想想，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要提的数额，看来对俄罗斯当地居民来讲太大。但他们那蹩脚的英语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看看上面的固定数

额，最低可以提 10 卢布，然后有 50、100、1000、2000。我要的是 30000。听说比这儿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但数额大，就说数额超限就行啦，但银行系统设计的英语是“incorrect amount”（数额不对）。啥叫数额不对？Stupid！说“amount over limit”不会吗？俄罗斯人要好好学英语！

这儿的教训是：在他国提款，使用机器上的固定额度。不够的话多取几次。早这样就不会搞出这许多麻烦来了。

这一经历，也让我，和我们，对俄罗斯的系统有了比别人更深一层的认识。

也值。

十、出门请带上你的护照

那天去莫斯科，领队强调，大家一定别忘了带上护照，并且确认那张过海关登记卡在护照里面。我去过几十个国家，事实上，我去过的国家数量比我去过的中国的城市数量还多，这是我头一回听说上街要带好护照。在我的观念中，护照是过海关时才用的，一旦过了海关，护照就应该保管好，出关时才用。看来，俄国是另当别论。后来，和薛、刘教授们谈起这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在这里，出门你可千万要带护照。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检查你的护照。没带护照会被带到警察局。那麻烦就大了。更有甚者，即使有合法身份，因为你没有带护照，得罚 200 美金。当然是没有收

据的。英国教授 John 是这个大会的常客，我向他求证。他却给我一个例子，说他的同事，巴基斯坦裔英国人，和他一道来开会，因为组委会把护照收去盖章了，这位英国人溜达出去了，没带护照，为什么到了后，护照要收去，在那张出入境卡上盖章？这事很新鲜。从来没听说过。其实，这和当初办签证时的手续是一致的。外国人到俄国旅行，必须有俄国某个机构邀请。你把护照扫描，或传真到你的接待机构，由他们给你出具证明，电邮或者传真给你。你再拿到你所在国的俄国使领馆去申请签证。在新加坡，七天以后取。到了以后盖章，是要确认你的确到了你应该到的地方。如果你三天之内没盖这个章，出关时有麻烦等着你。

John 的那位同事，因为护照被收去盖章去了，没有护照在身上，出去溜达，结果被警察拦住，没有护照，罚了 100 英镑。我所去之处，从来都是把护照好好锁在箱子里，然后再出去遛达，谢天谢地！

据说这是莫斯科警察创收的方法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更玄乎的，说在某些旅馆附近，警察会在那里转悠，拦住你，把你身上的钱收光。刘教授从机场乘出租到旅馆，开车的司机告诉他的。这位司机四年前从中国来，这简直天方夜谭一般，耸人听闻吧？他们说，你还真别不信。别以为有困难找警察，在这里，警察不找你就烧高香吧。我问 John，这“某些旅馆”是哪样的旅馆，便宜的还是高档的？他说高档的那种。当然是从富人那儿要才多嘛！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别无话说，只有一句：Oh, my god!

十一、别了，莫斯科！(结束语)

会议专门派来车送到机场。今天很顺利，十点钟出发，十一点半就已经到了机场。莫斯科德莫地莫沃 (Domodedovo) 国际机场。总共一个半小时。我的飞机是下午三点二十，离起飞还早着呢。午餐就在机场对付

一下。一片比萨饼，一杯啤酒，一杯咖啡；差不多 20 美元。这倒是与国际接轨了。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机场，要了一杯咖啡，结果是咖啡粉对的，多少钱？人民币 50 元！那是好多年前的事。现在应该更贵了。相比之下，这儿便宜多了。

机场有无线上网，收费的。这比新加坡可差远了，新加坡的机场无线上网，免费。进到候机门，终于有一个无线网，免费。还真不错呀。这也是国际接轨。

这次莫斯科之行，感触良多。有终于如愿以偿的兴奋和宽慰，有儿时的期望和现实的失望，有其他人所没有经历过的特别经历（信用卡的失而复得）……。总的来说，不虚此行。莫斯科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先进，也不是那么落后，我天天可以上网就是证明之一，这是硬件上。在软件上，我是说制度，人的思维方式，办事方式，习惯起来很难。

就此吻别了，莫斯科。

作者简介：



张善勇 (Sam Zhang)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研究院教授。1991 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材料学博士学位，1991 年入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先后入选英国材料学会会士 (FIMMM)、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 (FRSC) 和国际薄膜学会会士 (FTFS、创始人和会长)，担任美国 Nanoscience and Nanotechnology Letters 创刊总编 (2008-2015)，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 编委，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 编委。研究硬且韧的红外透明材料，纳米材料硬质薄膜与涂层以及能源薄膜 / 太阳能电池。在 2020-2025 年度连续 6 年入选 World's Top 2% Scientists。截至 2025 年 10 月 Web of Science 收录文章 429 篇，被引用 15228 次，H 因子 65。从事薄膜和涂层材料的制备与检测二十多年，著书 / 编

书26部，其中14部由美国CRC出版社出版。客串编辑科技杂志10多卷。其中2008年由美国CRC出版社出版的《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s》在2015年就已经被近30所顶尖欧美大学采纳为教材，也被翻译为中文，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First Kiss with Moscow

Sam Zhang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informal essay based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ttending an acade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in 2009, documenting a series of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It recounts the journey from arriving in Moscow and encountering traffic congestion to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ference at a suburban resort.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troublesome incident of having their credit card swallowed by an ATM and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retrieving it. Additionally, the author mentions phenomena such as Moscow police frequently checking passports and the unfriendly attitude of service staff, drawing a contrast with childhood impress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essay concludes with visits to the Kremlin and Red Square, expressing mixed feelings about Moscow—fulfillment of a long-cherished wish, as well as lamentation over the gap between reality and ideals. The writing is vivid throughout, reveal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distinct marks of the era through detailed descriptions.

Keywords: Soviet memory; Impressions of Moscow; Cultural differences; Imprint of the Era